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郭氏傳家易說卷六七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陳廷桂

郭氏傳家易說卷六

宋 郭雍 撰

下經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極天下之盛大惟王能至之蓋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太盛者憂必將至

惟用中道自持則可无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之方中也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然噬嗑與豐皆明動之卦噬嗑先動而求明得明而後可亨也豐已明而後動則不期而自亨矣故噬嗑亨繼以利用獄利于求明故也豐无不亨故特曰王假之而已亦猶乾之不言所利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非動則不能致豐不明以動又无自而豐惟明以動是以豐也豐之為道尚也大也非盡王之道者不至之也日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皆偏照也惟日中无偏照故王者宜法是道以照天下是以聖人貴夫持之而不失也日中而後有昃月盈而後有食昃食皆有憂矣葢以其道失中故也此再明勿憂宜日中之義也豈特日月而已乎雖天地盈虛尚與時為進退

如春為陽中秋為陰中過是皆陰陽之極矣況在人與鬼神者乎孔子作彖畧及豐大而言中為詳者大其時也中其道也詳其道所以垂戒亦見豐之時非易處者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噬嗑動以求明故雖為雷電而未極其至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也故曰雷電皆至蓋明之至而動亦至也折獄斷弊也致刑麗于刑也方

動而有明明有不明故明罰勑法以申戒之求于明也

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是以斷弊而致之刑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有為之世所莫先者明動而已豐者有為之時也明與動相配之道也初之遇四以明遇動故言配主非遇配主則不能有為矣輔嗣曰旬均也配主雖均而可與有為故雖均亦无咎而往則有尚是宜往配以

有為也過旬災者才力既均則當相資以有成一欲偏勝則為災矣是以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迭自為賓而莫適為主斯无過旬之災矣王氏以旬為均者以初九九四均陽爻也非正應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六二為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闇者以陰居陰才位不足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蔀者覆障而致

闇之謂也居明而豐于闇自致之也故至于日中見斗蔀豐于闇則闇必至焉天下之理明則无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天下之无信者生于不中不正既中且正斯為有孚矣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无不吉捨中正有孚之德而從居陰從闇之義則惑矣是其所以疑也信以發志者由固有之明信發中正之志則吉也六二有中正離明之德足以致吉有居陰從闇之義足以蔽明是以聖

人之辭兩及之然有為則在人耳故人守德不妄動則吉舍德而妄動則疑理之必然也有孚發若內也主在己之德言也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言也是以君子不明則不動終无豐蔀見斗之患唯智者能之然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王氏謂沛為幡慢之屬然凡偏蔽之象皆謂之沛非必幡慢之類也沫昧也隱昧不明之象也自蔽其明至于隱昧不明之地則傷其明矣人之有為也目有所見而後手足可為今自傷其明至于幽昧无所見焉是不能有為也故有折其右肱之象无咎者猶雖凶无咎之義葢言折其右肱疑于凶而无咎也案自无咎者以下原本脫去二十字今據大易粹言校補且豐居盛大之際最為大有為之時非天下之至明不足以盡其道今自損其明

如豐沛見沬則其才不可以有為也自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彊為之則其為過甚矣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不為亦可謂自知之明矣是所以折其右肱无咎也象言不可大事者既失其明不可有為故也必言折者葢絕其有為之資示終不可用也九三過中而從陰故有是象右肱偏體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之豐蔀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蔀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之求而有遇也反復參考之則二爻之義實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為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為配主四謂初為夷主夷等也等亦匹配之義迭稱主者均為陽剛特明動相須不能專任以有為莫適賔主惟足于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居于動者知求明以為主故也象言位不當者

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觀豐之世以无所豐爲大不知此而徒欲務豐于外是蔽于豐者也蔽于豐故惟見斗見沬而已非處豐之道也猶爲之君者居豐盛之世上欲豐于朝廷下欲豐于民物或欲豐其貨財或欲豐其土地城邑宫室車徒之類是不知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故必有一偏之蔽然後從而損其明則向

之欲豐今反損矣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為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且卦辭言王假之又言勿憂宜日中則知能行道者乃能極其至而持之以中道者又所以无憂也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為可尚也來章章之也所以章豐之盛大也豐在彼者也豐之來我能章之而已苟豐之來我亦豐之是二三見斗見沬之不明也章之之道何如持之守之保而弗

失使豐之道久享于世无加損焉是為章之之道也此五所以獨能至之也不知出此而有一偏之蔽則所豐者小道而損豐之大所豐者末務而忘豐之本是日中而求昃月盈而求食非聖人章豐之道也來章如是則其慶其譽何時而已耶是為六五之吉也不然苟務豐而不知善終之道聖人无取焉故豐其屋蔀其家固非有期于闚其戶闃其无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可不戒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屋之覆障非特蔀沛而已而豐其屋蔀其家又為自厚于一身一家之事者也于豐之道豈不小哉然天下之理有謙盈之異故雖欲自厚其如天地鬼神何故豐屋蔀家者固非有期于窺其戶闃其无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也久而无所見其凶甚矣見斗見沬猶有見焉上六既極故不覿而凶也天際翔者

天際之高不可極也高不可極猶欲至而翔焉是不知豐大之无以加遂窮无厭之欲者也故為豐其屋之象自藏者其无人也非由人致之實自致之耳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其是之謂歟班固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闃其无人之謂乎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閴其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所居而未困故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是以言小亨又曰旅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必不太于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小于小亨也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自否來以六五為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為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為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為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為大義亦以山上

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為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為小亨矣觀此則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為大也如此是以詩人于闇亂之世則思古明王葢下民之至情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易於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雖象有大小不同其為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以舜之聖猶至于

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于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爲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于卦象而不見于卦辭故孔子于象明之此益義之大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

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于瑣瑣細末之務則闇于大義是其所以為取災之道歟夫窮志畢力于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為于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審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雍曰旅幾于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不能困也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然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旅以致明為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亨九三剛而不中但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于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為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為厲矣夫旅豈與人之道哉君子修己安人自卑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旅有火之性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居上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葢亦安于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能自修異夫童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之快何如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是也不然則雖得資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

而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為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六五君位又為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為文明之君豈非射雉一矢亡之象乎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于天也葢言人君修德于身

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葢未有不得于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茲豈非人君在旅之義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无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

而後號咷也其于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三者究其終皆无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于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

☴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

巽乃小亨者兊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雜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與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上下皆巽是為重巽上以巽入而化下下以巽順而

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剛以巽而无太過也柔皆順乎剛者下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无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亨而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皆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是而從其于申命行

事也何有易于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強之亦難矣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初六又以柔而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者不膚撓不目逃其志決

於進者也初六疑于申命行事之際則敗且至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已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之是也然道雖不一于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于恭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是道也雖神明可

交而受福況人乎然過于巽在聖人之道疑若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得中也然惟九二剛中故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殆且過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過于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以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近君志決于進无初六之疑既无羣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則剛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巽之爲道豈柔弱畏懦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

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為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為象以柔而用剛也惟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惟用剛故有九五正中之吉是為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人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後三日而申命之夫上有巽入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莫易于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

之至也慎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葢命令以是為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甲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有為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故巽在牀下无用于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失者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之為說非有意于說人亦非有意于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于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于其間則為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矣故兌因貞而利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

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為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兌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于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此得兌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兌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心悅而誠服兌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恤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于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

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所不敢為必說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覬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無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充私情故勞而曰拙聖人明公道故逆而曰休天下可

以無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于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于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于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

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况天下大說又有在于朋友講習之閒乎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夫知和為說不和為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無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為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

和既惑于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亦无自而至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于天下不求說于天下而孚兌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于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内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

未有事是君為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

九二孚兌信志之理一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擬議不遑寧是

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于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捨所說而比五故為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

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

九五孚于剥有厲象曰孚于剥位正當也

當兊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兊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兊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剥位正當也剥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

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茍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剥之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毁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于道固无得而亦未至于失已故吉凶悔

吝无得而言焉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為渙而散天下之難亦為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難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難渙則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于有廟以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象也利貞者渙難以是為德之

先也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王者有廟孝享必至于嚴父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于帝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為二柔自二升而為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內升位乎外而上同此言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王居渙難之中故難

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水難也風行水上則无不散矣此渙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難渙之時莫急于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无不濟矣是其所以吉也天下之事辨之于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為涣難者初能比二四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于其應能免其身幸矣明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健順為義故坤之象有取于馬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為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惟得中就安故象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與悔亡皆去危之義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難之時六三知應于上而不知有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其為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應終亦不為悔也志

在外者志應上九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為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能渙天下之難也羣者天下羅于難者也能渙天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于其躬而已故元吉難雖渙散猶若有丘焉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丘則匪夷矣有丘匪夷之思

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已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亡芭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王懲而毖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于夏商可見然易之卦變屢見于象至渙尤明見于二爻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惟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辭可得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令出惟行弗惟反則號令之出其猶渙汗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君臣合德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則王居之渙羣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則宣力四方盡臣職也吉孰大焉故元吉此君臣之義不同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憂故渙其

血去逖出而後无咎也逖遠也違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于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然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哲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歟此蓋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吉可以知凶由凶可以見吉斯得知微知彰之義矣

兊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節則傷害隨之節无傷害是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苦節不可貞如是則節无他道焉中而已然節獨以過為主中由過與不及言也此其所以異者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成卦自泰三五而来剛柔分而上下剛上而得中故為節且賁之與節皆自泰来其義相類賁則柔来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則柔来而節剛剛上而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賁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象言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皆過盛為義也是

以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而節則終其義者
也然天下之理中則可久不及與過皆非可久之道
苦節過中是以其道易窮而不能久也說以行險非
苦節也中道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勢而行甘節
之道道與位當故言當位以節居中得正其道乃通
此節亨之義也人知過盛之可節而不知天地非節
亦不能有成是非獨人事而已故聖人因明天地節
而四時成為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傷財不害民

也天地節者剛之節柔柔之節剛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泰之六五以剛節之而成坎少陽也春之象也泰之九三以柔節之而成兑少隂也秋之象也天地之節于此可見故易之卦變于節為尤詳然易卦雖以人事為主亦未有不本于天地而來者葢上下二體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聖人明人道本于天地故彖之所言或取變或取二體三才其稱天地

亦非一道也革節是已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无水困則為不足澤上有水則為有餘不足則為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節則制數度所以節于外議德行所以節于內也為國為家至于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六爻惟初為有應而曰不出户庭无咎者所以節之

也不知有節則出入无時而失慎密之道且通則行塞則止當出則出初不係于有應无應也應者助其外而已而在我之節其可廢乎故象以不出户庭為知通塞而繫辭又明慎密不出之義聖人之旨深矣節之議德行于此可見伊川曰户庭户外之庭也門庭門内之庭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初為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有為之位其道

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戸庭為知塞而二以不出門庭為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極至也有初故可以節二有二則可以節初二者亦相濟之道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自成卦之初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也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不知節則傷嗟且至咸其自取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以隂比陽以柔從剛安行承上之節而无勉強矯為之意此六四所以亨也亨自亨也未足以及人古之所謂守節之士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于己施之于人皆不以為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為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之其吉宜矣盡

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歟葢言日進而無已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居節之極葢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于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為貞則凶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之故凶而道窮也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他卦異葢言悔則凶亡矣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人之為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于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于有為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為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于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

通也亦无不受而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于一身于一家于一國于天下遠近大小衆寡之不同其孚一也然易之卦皆道也而爻則人也在卦辭言之則主道也在爻辭言之則言乎其人也而中孚又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別葢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為道之信信為人之德是其別也自二帝以來言

信者益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孚詩人亦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若文王也至武王而後復言惇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為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无惑故為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學者于此即以信為孚以孚為信不知孚之有別斯失聖人釋經之旨矣夫中孚之象中虛也虛已而

對物則无物在物先來則應之不來則无應此中孚之為信所以進乎誠也茍實其中則先物有物矣先物有物則不誠在物先安得謂之孚乎故子絶四曰毋我毋我則虛己矣是无先物之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亦不過如是而已使有聲臭實其中非天道也有物以實其中非聖人之道也豚魚吉者信及豚魚也惟天地之道可信及豚魚葢天地以生為德而无私于豚魚以生為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

使有心于豚魚則信及者微而其不及者大非天地也聖人法之亦如是而已信及豚魚則孚于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中虛之有濟也利貞者中虛之德也

中虛之德天德也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之象二陰居内而二五剛中下說而上巽故孚

聖人法此所以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无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于有知者乎又況于人乎觀此則化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孚所以應天而大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治獄聽訟虛中為先實其中則有閡此中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端言之也凡天下

之務當虛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也且聖人之所為治也有道以為之本刑罰助治而已非聖人之所専任以治天下也知此則知虛中之道矣不知此則刑罰先實其中道无自而入焉是其為治无適而非刑也安得議獄緩死之事哉如書言宥過无大又言罪疑惟輕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臯陶之言然後知聖人之刑舜之戒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五刑者正所以弼五教故命臯陶于契之後非五刑可

獨任以致治也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則聖人之心以无刑在刑之先此蓋虚中之道也其命臯陶則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知舜之刑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有之非此則无用于刑也臯陶稱帝之德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知聖人之刑皆不得已而用也不得已而用則由天下有罪而後有刑蓋聖人不先刑以制天下也故至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則盡孚

天下之道矣中孚之獄如是而已後世舍道德仁義獨任刑以為治者不患天下之不孚而患網之不密不患德之不洽而患文之不峻于是有封屠夷族之禍而人之有生殆犬彘之不如矣又安足與語中孚之道哉秦漢是已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中孚之虛无物閡其中故其孚最為近誠虞吉者審度吉道而後行也度吉而行固善道也然已為有物

非中孚之虚矣故言有它有它則中實非安于中孚之道象言志未變者言虞吉有它之志未能忘也忘此則中孚矣初九中孚之始未能盡其道故尚有虞吉之志盡中孚之道者无適而非吉又何虞乎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孚之道與物无閡況于交感之際為感通之易者乎是猶鶴鳴于幽陰之中而其子和之必至之理也

有好爵以與爾靡之又其子之願也是其所以和也好爵猶美道也吾與爾靡其道虛已以容人也葢言中孚之美道其能感人也虛已而已然中孚本應物之道二得之而三失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為虛中自爻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已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已

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己甚于虞吉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于外而動于中者也感于外而動于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己无與爲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无鼓也或困之則无罷也或悲之則无泣也或樂之則无歌也舉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六四處得其正蓋有中孚之道者月幾望居盛位而不盈也馬匹亡舍衆志而獨上也六四近君有自盈之失今月幾望則虛己而不盈矣馬匹不亡則有鼓罷泣歌之累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終无得敵之理是以无咎也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象言柔在内而爻則其道相反蓋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于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應之累故直曰有孚攣如位正當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中孚虛已也虛已者道之虛也道之虛故足以應天下之實而无不通焉是以聖人尚之也翰音登于天聲之虛也聲之虛不足以有為也以是為貞則凶矣虛聲无實非可久之道也九五知虛已而用道于中

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上九獨務虛聲而事于外不知其道已喪于中矣故凶而不可久也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為過矣是以聖人貴夫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之亨蓋以小者過則亨是以可小事也過以利貞故能與時偕行而无違非利貞則雖小過亦不能有行矣此小過所以莫先于利貞也可大事者剛也柔可小事而已二五柔中故小事則吉三四剛而不

中故不可大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也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也下則順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為大吉也由是言之則小過之義可過于下不可過于上可過于順不可過于逆可過于柔不可過于剛故不及其君遇其臣所以為小過之无咎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

乎儉

凡物之過者非其物也事之過者非其事也過則其象變矣如泰之過不為泰否之過不為否也惟行之過恭不失其為行喪之過哀不失其為喪用之過儉不失其為用是則為可過之道所謂宜下大吉也故凡可過者過之則不為失不可過而過之斯為過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其所以為可過也歟自道論之三者猶為道之小者故稱

小過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卦彖言飛鳥之象飛鳥之音而初上又明飛鳥之凶中實外柔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飛鳥之音也迅疾多過飛鳥之凶也别而言之固不同合而言之則飛鳥皆有是三者之義也初六以柔居下其道順也從剛而應四則舍順而從逆飛鳥上逆之過也是以有凶飛鳥之過一往不及反雖欲救止之末如之何矣

故曰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又曰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也雍曰過其祖而過其妣謂二之遇五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五之過二也過祖之妣尊妣也不及之臣自卑也尊妣而自卑則二五雖俱爲陰柔而君臣之分不亂所謂

行過乎恭也是以无咎二五非正應而相從故言過遇則所謂小過非大得志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聖人之所以為防者禮而已惟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己過人而不知防則從或戕于外守己而不知防則從或戕于内傷害既至其凶如何信不可逃也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防之耳九三以陽居剛為道過矣過而不知防是以凶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以陽居柔无過也故无咎无咎无過遇之而已遇之者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若舍柔用剛以是而往危之道也故必戒焉勿用永貞貴夫知時而已時不可過而過之故有往厲之戒時可小過焉又不可以斯道永貞也此過之與時偕行者也位不當者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弗過而

遇之也或得位而中斯為大有為之君尚何往厲之戒乎故往厲之戒特處九四之道耳終非可久之貞也觀爻辭之義則遇為小事而過為大事故上六弗遇過之所以為亢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雨之潤澤萬物非小道也豈小過柔中之君能盡其道哉雖與二為遇亦可小事而已故言雨則密雲自

我西郊方興而未有潤澤之功蓋見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弋取小事故能有在穴之獲在穴之獲謂二之遇也君臣之遇固非小事然未能大得君未足以澤及天下故為小也若乾之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大矣已上者言隂道已上行而未雨蓋君臣俱柔之象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二四之无咎也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上六之災眚也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鳥飛之過則離凶焉非獨天災亦自取耳上六當過之時不知處過之道至于亢極其凶宜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其斯之謂與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已濟難為既濟方將濟難為未濟名卦之義甚明然

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小者小為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書于此又孔子象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

者亨也者蓋濟難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能濟故為未濟若既濟則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彖言小者亨也所以别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雖濟小事亦濟也是皆為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卦辭有小字則孔子彖辭當以既濟亨小者為句斷下句獨曰亨也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為斷句則見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也為孔子釋之之辭也且大人于難无所不

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能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濡尾為别也孔子于小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巽自不同矣初吉者既濟旡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濟有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則在人耳故聖人慎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也昔成湯黜夏命之後乃曰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武王大告武成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之道乎是以商周享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人事者非卦所可盡言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位而濟以是知其

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貞利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為初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蓋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為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于既濟之後故君

子思患而豫為之防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既濟故義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得其位則不失己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内外无失又何患于喪乎有喪亦有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茀者蓋得失者消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前也猶既濟之終必復于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六二所以言婦喪其茀之義柔中婦之象爾雅謂輿革後謂之茀而詩有簟茀魚服鄭氏謂茀之言蔽

也故伊川曰婦人出以自蔽者也而馬氏王氏皆為首飾未詳其旨伊川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宗之中興其為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伐在高宗為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者亦專也猶有三年

之憊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為多懼之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說文謂繻為繒采蓋其意以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袽亦猶勿以既濟而遂

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大難既濟為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祀為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祭之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于誠則物勝誠而誠日

以衰誠過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薦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之時葢君子誠之為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為享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亨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

彖謂之大來者如此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濡首之危非可久于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難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濡首而已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于極則无是危矣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易六十四卦終于既濟未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為戒深矣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以曳輪既濟而濡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

濟而濡尾也夫濟難大人之事豈孤疑小人之所能哉宜其濡尾而无攸利此其所以為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喪其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大人之造何難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大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知其亨也以六五柔中知其有濟是以亨也小狐幾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无攸利未能終其

濟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是以續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能也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于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終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止于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及之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二氣不交不相為用是以為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為否也物之有

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于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何慎之有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四是則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智者之事不度才力

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道也无凶而止于吝者得其應以為之助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為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

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

既濟初九曳輪而已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征而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濟其身而已有載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苟濟其身則為小狐

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雖非中正之才而處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則可濟衆則不可是以雖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凶以其濟衆也利涉大川自濟也必曰未濟征凶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大濟也征凶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優于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

吉悔亡志行也

四居近君之位有剛强可濟之才而能固守居柔之貞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三年有賞于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于有為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三十而後為天子禹八年于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文王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

征三年而歸未濟之難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為久也志行者上有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有鬼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伐鬼方之象者二卦三四為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夬姤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伐鬼方為小亨言震用則知伐鬼方為大事矣係乎其人大小不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已而有容故賢者樂為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之吉而九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而樂于虛已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貞吉而无悔是以未濟之悔可亡于九四也為君之德孰有光于是者乎此其所以為文明之君有孚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

衆是以吉也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終者也昔文王之為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于得賢而用之則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适之徒以為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為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

首亦不知節也

六五有孚于賢者故為君子之光上九有孚于飲酒適足自養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善其身雖旡大咎至于難將及已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進退存亡之節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此昔伊尹始則耕于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之失乎

郭氏傳家易說卷六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

宋 郭雍 撰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天地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為乾坤孰不知

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于道于易于卦皆無意義若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茍然哉此章蓋明作易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之然後乾為天坤為地非本无分也此乾坤天地之辨也无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而未見于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

為卦見之于書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為首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為天尊道也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為得天尊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著剛柔分其始則乾坤

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地也高天也天地高卑以陳則人位乎兩間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高一卑人道不齊則或貴或賤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爲一定之體而剛柔則變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乾陽也陽爲動坤陰也陰爲靜爻之變本乎動靜觀動靜常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變爲常靜以不變爲常易稱剛柔皆謂九六也上言乾坤定者由上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者六爻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乾坤畫卦之始本無吉凶因人而生也方所也物以方而聚言其大致也復以羣而分言乎其微也類聚

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幾則見于易故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論乾坤先言卦位生爻以畫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致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

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因在地成形以見坤之變化故曰變化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變化之見在易則見于剛柔八卦在天地之間則見于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于男女皆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也乾坤九六剛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六十四卦生焉此見于

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變化之象見于天地之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也日月運行寒暑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在人則男也坤道成女在易則巽離兌是也在人則女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設卦卑高以陳言乾坤之六位動靜有常言乾坤六爻之剛柔繼言因方物而吉

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之義略備矣繼又明變化之見有見于易者有見于天地之間及人道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下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義畢矣繫易之義莫大于此莫先于此故以是首章也且自易言之則易始于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于坤坤始于乾是為大始也大始以氣言乾為天天知始物而已非生

也坤為地地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也然乾之大始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物以簡而能能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不能乾坤之道不過于此況人乎是以聖人之道无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乾道易故人亦易知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以易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物輔而相親以易從之道有為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其易也易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于簡也簡則可大之道也且乾以無不覆為易坤以无不載為簡人思无不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也思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所以可大也法乾坤之易簡至于可久可大則賢

人之德業至矣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易簡而得之此所謂知其所本者也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亦簡也聖賢之德業以易簡而成天下之理以易簡而得天地與人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章前言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大可久之德業則知易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于天下耳昧者未之知故務為艱險以去其易

務為繁苛以去其簡徇目前之利而不顧方來之弊則德于是乎不可久作聰明窮奢欲矜權術滋法令則業于是乎不可大天下之理既不能得于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成位乎其中本于至簡至易之道哉聖人憂患後世不知君人之有道此文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自乾坤終以人道相馴而致无少間也此

章始自天尊地卑終于易簡乾坤之義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于卦故觀于此而可得也有畫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辭所以明吉凶也剛

柔不相推則止于乾坤而已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象為主而象為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莫不觀而象之于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

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獨人事而已哉曰明吉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為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无象故不言也剛之極則柔晝之極則夜所以剛柔象晝夜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

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一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豫防之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

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于石而有得于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于樞機之慎舉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爲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爲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之者葢于所居所樂一動一静之際莫非以易道自處非天私君

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蓍龜也凡極數知來皆占也謂占于易之道也前章終于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于君子玩易蓋兼上下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玩辭之法也彖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為天為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之大井
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
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于幾微則
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咎常
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悔亦由恐懼修省者也人
有貴賤而位列之人有小大不齊而卦齊之介雖所
以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
又知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為君子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觀卦之象而卦有小大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一各指其所之者之于常則其辭易之于變則其辭險是非辭元以示其所之也

易與天地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自此至知鬼神之情狀别為一章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為書三才之道也是以一卦之

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準則其道彌綸周滿天地而无有餘不足之差故天地人鬼无或不知者以不能外乎易故也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故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在人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說无為易知

故謂幽明之故者以事理言至死生則可說者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萬物出于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鍾而為物物散而變則復于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于人物聚散而已蓋可得而知也

故文王之易于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體也卦以用事而終窮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

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説人也精氣游魂鬼神也辨天地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别鬼神于下章未詳其旨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自此别為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无體而終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是以天地无違于聖人聖人亦无違于天地也

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

道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聖人以周物為知以濟天下為道未嘗私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不為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言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案原本脫參天地也至中庸所謂二十一字今據大易粹言校補

旁行而不流

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曲旁通而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所以和而不流也蓋亦曲能有誠之義

樂天知命故不憂

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蓋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僞知命則无欲憂者僞欲之所生无僞无欲无適而非天則憂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

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説卦言窮理盡性至于命及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説竊聖人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言似也其道非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為命矣至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之事非特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為終始未易以憂疑為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况窮

理盡性聖人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于盡巳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此務為心迹之説反覆其言不過于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理盡性之説者也故區區于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能從巳之

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敦乎仁敦乎仁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生之德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然所謂範圍者爲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時而過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無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

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夭傷无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晝夜之道最為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晝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靜皆有道以運之而變于是乎生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陰陽剛柔動靜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陰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

退存亡得喪孰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先儒或以範圍為犯違誤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于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

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之有體者書也書之為體者卦象也書以卦象為體卦象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象也不得復謂之易如此則易為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道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蓋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為方體耳故以是終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

繫辭言道此章為甚著葢惟道兼統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隂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隂陽故六是之謂一隂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善成之者有在人之性大其性者于此成其大小其性者于此成其小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為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道為知故自古聖賢雖各有得而未嘗同者其性之所成異故也然謂仁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

全耳仁者知者猶有見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不知矣凡日用而順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者鮮此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天下後世皆知其一陰一陽為具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人使仁知不為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明道之意也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犧以八卦文王以六十四孔子以彖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為書所以明易之道也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

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又成于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于斯矣然經自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善則與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至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說則可以明此為善惡論者不知有此也此善天道也天道无不誠故至善存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性孟子良心赤子之心與性善之說

雖本諸此又加詳焉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也易之道无體故隱顯无常當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皆有所託故知易之无體也方其用也雖鼓動萬物使之化育而无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于德業故盛德

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无外无外大之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无窮无窮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也自易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生乾為成象之始坤則效法于乾此乾坤之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无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

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于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靜而正天地之閒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于斯此易道之用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爲陽主動坤爲陰主静一于動則不能生大无其體也一于静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静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含弘静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静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也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爲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盡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

德也配者非乾坤不足于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坤之一足以配其全德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為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天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歎美易之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故聖人先歎美易之

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之廣大備于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
易之道凡具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无
適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
後明禮以卑遜而後恭知崇禮卑宜无與于易矣然
崇者天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則天

地之位已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中此聖人所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于天地人鬼之變无適而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為道義之門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此又言知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盜之招也而終且賾者天下之至隱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擬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于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為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斷其吉凶則爻之辭吉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

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爲天下之至賾勿遂惡其賾而忽之也爻爲天下之至動蓋因時有宜而不可亂也所以然者君子于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説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辭可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自此以下皆言擬議爻象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于言行也聖人擬議之則見言行之不可不慎既得其道則言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有及于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既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以成其變化也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擬議之道如此而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陰同居爻象擬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或別為一章非也擬議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爻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方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于

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子以擬議爲學易之要務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于世也且玩易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龍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戶庭无咎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非所來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蓋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

之而後言者也能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已足用葢難盡為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于彖象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于此其憂後世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深明其說茍欲為力行之學歸于君子之儒則擬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葢聖人歎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无所見于易也尚

且深明于此則天地之間舉无遺矣擬議之道其可忽乎故驚而歎之有是言也觀此則知崇禮卑又无足疑者繫辭自天尊地卑之後至此章終凡言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彖象乾坤神聖及聖賢之所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夫學者擬議之道略盡于斯其所未言者數所未詳者變化之道故繼之于後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案原本此節錯置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後故説曰前言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今從程子朱子傳義移此

前言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為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為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説而于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説出于歴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案原本云此二十字當在天數五之上錯簡于此今已移正附識之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案原本此節在故再扐而後掛句後故說曰先大衍而天地次之今從朱子本義移此

一三五七九天數之五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之五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合也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積一三五七九之數凡二十五故曰天數二十有五積二四六八十之數凡三十故曰地數三十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地所以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莫不有數存焉成變化行鬼神所謂幽明之故也變化見于萬物者也鬼神運于四時

者也易數以大衍為宗天地之數大衍之所合也故先大衍而天地次之

大衍之數五十

聖人易數之學不傳久矣今粗能通者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乾坤二篇之策而已揲卦之外亦莫知其用也世之言易數者皆出于緯書星歷災異之學流為陰陽末技非聖人之道也然大衍天地謂之數乾坤二篇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

也孔穎達謂于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中獨取五十策為用是則數反出于策大衍反出于二篇其倒置甚矣豈不思積數之揲而後有策由大衍而後有二篇乎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為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為五十皆妄相傅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

減五為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為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傅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立焉失數本于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于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為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故曰至誠如神自其用四十有九之後聖人得以用之

也若是則大衍之數五十猶數之天也其用四十有九猶數之人也天人之道既立則用與不用生焉此之謂易之數也然近世歷家多稱出于大衍蓋傅會其數于其始名是而實非及一變用則其數支離終不可復得何大衍之有皆妄人之説也歷數之學傅會甚易且以五十爲始四十九爲始五十五爲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數至其窒不能通則小小遷就亦无大失是如顧歡之言可立之數也儒者往往不

明乎此肆為術士所欺然自漢以來太初四分猶為近古故其數多本乎自然是以歷家有言曰古之六術並同四分以遷史及太初亦四分也而亡失特甚歷之踈繆有古以來莫甚于三統班氏不復討論太初而備載三統至其傅會欺妄之言一語不遺良可歎也後世皆謂一行王朴之術出于大衍二者亦皆術士之學第能文飾之耳欲如太初四分近古之數尚未之有況易乎故易數與歷不可同論也

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五十者數之本也四十有九者數之用也此聖人用數揲蓍之法也揲蓍之法自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閒于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備三才之象故曰掛一以象三也揲之以四象四時也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

左右兩揲之餘寘于前以奇歸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扐象再閏也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也再扐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凡一奇再扐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一卦成矣然併奇與扐計之初揲非餘五則餘九再揲三揲皆非餘四則餘八世俗以八九謂之多四五謂之少故有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且初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餘四以四十九

數計之去此十三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九三十有六老陽之數也故陽爻為九而其策為三十六初揲餘九再揲餘八三揲餘八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二十五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六二十有四老陰之數也故陰爻為六而其策為二十四至于世俗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少陰之數八也俗所謂兩多一少者去其二十一則得四七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七也揲蓍之法本无二致因

或者誤以扐為奇又好以三多三少論陰陽之數故異說從而生焉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者揲而所得之數也乾坤之策皆取老陽老陰之數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

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合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之數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而曰當期之日者三百六十中數也二十四氣過之故曰氣盈十二月不及焉故曰朔虚氣盈朔虚積而爲閏者也聖人舉中道言之故曰當期之日乾坤二篇之策皆一定之數出于大衍者也故大衍之序先天地而乾坤之策又次之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謂分而為二掛一象三揲之以四歸奇于扐其營有四也四營而後有爻爻而後有卦故云成易也一掛再扐共為三變而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矣自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重為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天地之間无不備矣乾坤策數之後復繼以四營成易之

道者以明易之作始于數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聖人能顯易之道神易之德行而用之故可以酬酢天下之變而賛天地之化育也祐助也祐祐神所以賛化育也繫辭自首章至天下之能事畢矣皆聖人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之事故以此終之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化即盡神也故由變化可以知神天下之變化或

不得而知則由易之變化以知之知神之所為者知神之所謂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言則用其辭動則用其變制器用其象卜筮用其占聖人用易之道又有是四焉者故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君子有為有行問言受命蓋言求其道于易中如問之以言求而得其道如響應以見易之无乎不備可與酬酢也无遠近幽深見幾知來非易為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凡天下之變皆變也凡天下之數皆數也而易又參伍之錯綜之蓋變與數之所自出又制其變數不可窮盡者也雖天地之文必成于其變天下之象必定于其數則知易之變數不可窮盡如此故為天下之至變也凡天地之道顯而可見者皆曰文天下之物可見者皆曰象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為天地之文或陰陽晝夜以變而運或生長融結以變而成皆是也或謂天地之文如青赤之文非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易无思无為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是易為天下之至神也至于聖人用易以易簡之道得天下之理亦可謂通天下之故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此言聖人用易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志无不通是能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務无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感而遂通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言聖人之道四四者本于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以至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惟深惟幾惟神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復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易之道其精變神如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于言動制器卜筮之間豈可任其私智以他求哉必當尚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尚之事而曰聖人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尚此道也聖人尚此者以易為至精至變

至神天下无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猶言謂是故也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易之道難窮不可以一言盡故此章又明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易无不備故能冒天下之道葢言天下之道无不具于其中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孔子言易道于上必繼以聖人用易于下以見聖人
无適而非易也此章先言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繼
之以通天下之志本乎易之開物也以定天下之業
本乎易之成務也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冒天下
之道也故聖人有為有行未嘗不本于易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蓍卦六爻各言其德固非易道之大全聖人用之亦
所以通志定業斷天下之疑也圓而神故能通志方

以知故能定業易以貢故能斷疑聖人之于易也取而用之左右逢其原矣貢猶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以此洗心者以易洗心也聖人之用易也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故能无思无慮以滌其心蓋其酬酢應變在易不在心則心无留事亦无應變之方非洗心而

何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莫不一本于易
微而至于耒耜舟楫臼杵弧矢之用亦必取諸益取
諸渙取諸小過取諸睽聖人皆无容心焉是所以能
洗心而退藏于密也彼愚而好自用者雖極精神𨗈
智力而天下之志未必能通天下之業未必能定天
下之疑未必能斷又安知聖人通天下之志者用易
開物之道也定天下之業者用易成務之道也斷天
下之疑者用易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事不過于志

業疑三者而已聖人用易亦不過三者之道也所謂洗心用易者如此雖聖人吉凶之患不得不與民同然无心受之亦无妄之道也夫何患焉若是者非神之妙足以知方來非知之崇足以藏已往又安能與于洗心之道哉古之聰明叡知之君神武不殺而天下治者蓋得洗心退藏之道也是知心之為物用之則塵滓不用則清明衆人不知不用之術而聖人獨明不用之道故聖人洗心在此而衆人莫之知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明天之道察民之故无或不通故興神物以前
民用則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聖人初无與焉是
以能齋戒其心休休然以神明其德也神物易也前
言聖人用易而不自用其心故曰洗心此又追本而
言聖人作易之時亦无容心焉因神物固有獨能興
之而已故既興神物以前民用是乃所以齋戒神明

其德夫齋戒所以洗心也洗心所以神明其德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繫辭論變通最為易之要道而人多畧之變通者易之道也用易之道也故孔子于繫辭三致意焉葢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闔戶闢戶言之葢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莫若戶之為用也固非乾

坤之道止于闔户闢户而已也因闔户闢户以明變
通則又并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
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户之義足以兼明之則聖人所
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如是其至也然一户至末
也猶必盡此道而後可用于天下後世則聖人所以
治天下者其可不盡變通之道乎故易曰神農氏没
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然則變通之道是乃黄帝堯舜氏得之以治天下者也可不務乎且坤陰物也故有闔戸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戸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也者通其變也至于其戸之可見則曰象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于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為神也如是則一戸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无他焉如制一戸

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黄帝堯舜之治不過于此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太極者三才未分之名統三才之道者也兩儀猶曰二象也謂有乾坤天地之二象而未為乾坤天地也四象者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象此與大衍之序同大衍太極也分而為二兩儀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

象既生然後太極分而為三才兩儀定而名乾坤八卦以成吉凶以定而大業生焉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大業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自論乾坤變通至天生神物四事皆首以是故為言
蓋因洗心齋戒用易而有是四事明文義相屬也聖
人洗心齋戒用易以應天下之務蓋用易不用心故
用乾坤變通而至于利用出入之神用太極兩儀之
道而至于生大業由聖人用易備物致用為天下利
故與天地四時日月蓍龜同為莫大神明之德終言
聖人效象天地神物皆不自用其心有所則象亦洗
心用易之道也且天下物理有形名氣象者固不可

縣舉也然有法象者非一而莫大于天地變通者非一而莫大于四時懸象著明者非一而莫大于日月崇高者非一而莫大于富貴備物致用者非一而莫大于聖人探賾索隠者非一而莫大于蓍龜富貴謂人君之勢位道必假此而後行故位為大寶聖人亦人也以能用易故莫大也然法象變通著明崇高備物致用探賾索隠皆易之道而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與聖人蓍龜得之皆成莫大之德又以見易之開物

成務冒天下之道无乎不備如是之大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用易无他焉欲不自用其心耳蓋自用其心則是有心于成敗好惡皆私心也不自用其心則酬酢萬變皆取諸易成敗好惡聖人无容心焉此所謂洗心也聖人不獨用易以酬酢萬變也凡天地萬物可則象者皆則而象之故天生神物則則之天地變化

則效之天垂象則象之河圖洛書則則之以見洗心之道皆有則象未嘗自用其私智如此河圖洛書先儒之說多不同至于取緯為證者尤非學易之事也蓋河出圖而後畫八卦洛出書而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畫而為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為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于河圖洛書書畫于八卦九疇成于周易洪範其序如此案原本此節說詞有脫誤今據大易粹言校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所以示變繫辭所以告得失吉凶所以斷行事

自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又非別章疑其錯簡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已信故人助之以信大有之君履不失信下足以感人思不失順上足以動天又以尚賢是以吉无不利也橫渠張先生謂此章宜在立心勿恒凶之下亦疑與前文義不相屬也若然則當在易曰憧憧往來之前蓋自易者象也至小人之道也結語助辭多稱也與所以示也所以告也所以斷也皆相類自憧憧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上篇擬議七爻自鳴鶴在

陰皆不稱易下篇十一爻自憧憧往來皆稱易曰與

自天祐之文意同 案自亦疑與前文義以下原本少十數句今據大易粹言校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

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聖人作易所以盡言意易之一書為言亦備矣為意

亦盡矣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言意豈苟然哉

所以明乎道于以見道之難明也如此若是則聖人

之意其不可見乎蓋夫子又欲明言意之盡也且意不可以言盡也故立象以盡之情偽不可以徧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説可盡也故卦爻彖象文言互為之辭以盡之若是則易道明矣于是乎極其變通又盡其美利窮其鼔舞又盡其至神則易之為道无遺藴矣然立象設卦繫辭皆聖人作易以盡道者也變通鼔舞又明聖人用易之盡其道者也變而通之則經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之意鼔之舞之所謂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聖人以書必不能盡其所欲言言必不能盡聖人之意故立象繫辭智者觀之則見其可盡也昧者亦未之知〔案自言意豈誠然哉以下原本少數句今據大易粹言校補〕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與易其名雖異其道一也易之道緼于乾坤故易之書成則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是則乾坤

有體而易无體也有體則成毀從之故上言成列下言乾坤毀易以无體託于乾坤故乾坤之卦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亦因以息矣此蓋言易之道固不係于有書无書而无書則易不可見而乾坤之道亦息以明聖人不得不作易之意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无形故言形而上器有形故言形而下形而上者

杳然而難知形而下者炳然而易見其不同如是其為變通則一也化而裁之謂如一闔一闢不執一也推而行之謂可運行无窮也如是則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矣前言乾坤變通自言易道之變通也此言道器變通言聖人用易道之變通也曰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事也下言象爻卦辭言易書之中象爻卦辭各有變通也其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言用易之象爻卦辭亦存乎聖人之變通也且大而天地細而

萬物物物各具變通之理天地不變通則不能長且久人與萬物不變通則死矣故舉人而言之朝而作闢之道也暮而息闔之道也一作一息變也與日无窮通也茍朝而不能作暮而不能息非死則病矣然則聖人尚象制器制法以利天下不知變通之道其可乎故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王天下所以大過人者无他焉能通其變而已是以聖人以此洗心不敢自用其私智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皆聖人用易也易之道知之則可用故直

曰謂之變謂之道易之書擬議而後可用故言存乎變存乎通雖存乎此不思則不得其道觀夫子之辭自繫辭首章以及于此莫不以用易之道終之以是知易之為書用道之書也然易道廣大以言乎天地之間无不備故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可取而用之以成日新之德富有之業又何必焦心勞思任一己之獨智而後可以有為于天下乎夫是之謂洗心

郭氏傳家易說卷七